维普资讯 http://www.cqvip.com

儿，对我来说，是换了个角度学英语”。

王燕宁至今忘不了她教的第一个班。那个班的学生都是中国人，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，职业五花八门。当天她走进教室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气息，一种同根同宗同族同血脉的气息，这气息给了她极大的鼓励，让她忘却了第一堂课的紧张。

多年了，王燕宁班的课总是那么活跃、轻松，笑声朗朗。学生们用学到的不多的单词，讲述自己的国家，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阿尔巴尼亚七十多岁的老人讲霍查、毛泽东、马克思；伊朗学生讲战争、讲死亡；中国学生讲中国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，一位老中医站起来，严肃地用中文说：“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。”不同国籍的同学们似乎都理解了中国国旗的鲜艳和庄严。

谁都知道，ESL班的学生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有的班因为学生少了而关闭。“9·11”那个特殊时期，每个班都多少发生了些变化，而王燕宁的班，只走了一个学生。教育管理部门感到奇怪，来电话问：“你是不是填错了表，为什么没有记录离开的人？”“就是没有走的呀。”她说。管理人员问：“你给学生施了什么魔法？”

王燕宁的英文名字(Jenning)是个现在进行时，她说：“听起来好像我一直在忙碌。是不是太劳累了？想改个名字了，但还没想好。”也许是和年轻人相处，也许是工作得心应手，也许是她完成了从必然王国达至自由王国的过渡而重获自由，17年后的王燕宁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了，身材依然修长，黄金分割恰到好处，难怪当年有3次机会进入歌舞团和话剧团。她的劳累，并没有写在脸上。

王燕宁的故事讲完了，似乎意犹未尽，如果再说点什么的话，就是：母语，虽说不是与生俱来，但也是溶化在血液中的一种东西，它不能与你同生，却必然与你同死；像一块市布浸在染缸里，想不白不蓝不红不黑……都不行，泡得越久，着色就越牢实。在母语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再学习非母语，就如同在已经着色了的白布蓝布红布黑布上……再染一层色，会怎么样？ 也许，非此非彼，乱了章法；也许呢，迷彩朦胧，别具一番斑斓，像王燕宁善长的扎染，像她扎染后的围巾、长裙，穿戴上，在人群中，总是那么醒目耀眼。■

东瀛“三曲”

文／刘豪烜

中国古筝网 www.guzheng.cn

日本的“三曲”(Sankyoku)，并不是三首曲子，而是一种日本古典器乐演奏的艺术形式。这里的“曲”是指乐器，简单地说，“三曲”就是三种乐器进行合奏的意思。三种乐器中，筝和三味线是固定的，第三种乐器是胡弓或尺八。

筝和三味线是日本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弦乐器。前者为伏弦，后者为抱弦。筝，即日本筝，日文是Koto，公元7世纪，由中国十三弦唐筝随雅乐传入日本。三味线，即日本三弦，日文是Shamisen，公元16世纪时，中国三弦经琉球群岛传入日本。与中国三弦不同的是，三味线是用拨子来弹拨的，而不是用手指弹奏。最先传入日本的筝是作为合奏乐器在乐队中使用的，后与其他乐器为《催马乐》等声乐曲伴奏，尽管公元9世纪，日本遣唐留学生藤原贞敏将筝独奏曲从中国带回，但依然没有改变筝的合奏、伴奏地位，直到16世纪末，真正意义上的筝独奏曲出现，这一情况才改变。三味线是较晚传入日本的，也是多用于伴奏。元禄时期(1688~1704)，筝演奏家生田检校(1655~1715)将三味线的演奏技法运用到日本筝上，并在三味线曲中加入筝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筝的音色柔和，风格清新，有一种静雅之美；三味线的音色硬朗，说唱性强。

“三曲”中加入的第三种乐器在早期是胡弓。胡弓(Kokyuu)，以弓来拉，是日本乐器中唯一的弓弦乐器，最早可溯源至西亚，沿丝绸之路，较晚传入日本，时间大约是16世纪末。江户时期开始，胡弓就被尺八取代，形成了现在“三曲”的格局，“三曲”也由此奠定了自己的古典地位。尺八(Shakuhachi)，是一种用竹子根端制成的竖笛类乐器。它长约54.4厘米，刚好是一尺八寸，名称由来于此。作为以抒情见长的尺八，由于它的加入，不仅使三曲在音色上更有对比，更有层次，而且从旋律上也更能抒发出日本民族的情怀。

“三曲”中常常加入人声歌唱，歌唱的内容有很多是与四季和自然景物有关，从很多曲名就可见一斑，如《秋之露》、《四季之眺望》、《春之海》。歌唱的诗句，优美动听，文学性很强。

在日本音乐中，“三曲”属于都市传统音乐，介于雅俗相间，是日本古典音乐的代表。它的形式，有点类似于西洋室内乐中的三重奏，好像是三位老朋友坐在一起倾心交谈。同样的场景，在中国古典音乐中也有类似的丝竹合奏形式。在早先，“三曲”中三种乐器常齐奏同样的旋律，现在，发展为演奏独立的曲调，形成了新的音响效果。音色既互为补充，又互为交织，更具浓郁的日本风情。“三曲”，体现了日本人追求静雅的品性，展示了日本文化独特的魅力。

倾听东瀛“三曲”，犹看扶桑画卷！■